宋史/卷3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七十七 ◄

宋史
卷三百七十八　列傳第一百三十七

► 卷三百七十九

衛膚敏

衛膚敏，字商彥，華亭人。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，授文林郎、南京宗子博士，尋改教授。六年，召對，改宣教郎、秘書省校書郎，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。膚敏奏曰：「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，金人未聞入賀，而反先之以失國體，萬一金使不來，為朝廷羞。請至燕山候之，彼若不來，則以幣置境上而已。」帝可其奏。既至燕，金賀使果不至，遂置幣而返。七年，復假給事中以行，及慶源府，逢許亢宗還，語金國事，曰：「彼且大入，其勢不可往。」膚敏至燕，報愈急，眾懼不敢進，膚敏叱曰：「吾將君命以行，其可止乎？」即至金國，知其兵已舉，殊不為屈。及將還，金人所答國書，欲以押字代璽，膚敏力爭曰：「押字豈所以交鄰國。」論難往復，卒易以璽。及受書，欲令雙跪，膚敏曰：「雙跪乃北朝禮，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！」爭辨逾時，卒單跪以受。金人積不說，中道羈留且半年。

至涿州新城，與斡離不遇，遣人約相見，拒之不可，遂語之曰：「必欲相見，其禮當如何？」曰：「有例。」膚敏笑曰：「例謂趨伏羅拜，此禮焉可用？北朝止一君耳，皇子郎君雖貴，人臣也，一介之使雖賤，亦人臣也。兩國之臣相見，而用君臣之禮，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。」金人氣折，始曰：「唯所欲。」膚敏長揖而入。既坐，金人出誓書示之，膚敏卻不視，曰：「遠使久不聞朝廷事，此書真偽不可知。」因論用兵事，又以語折之，幾復為所留。

靖康初，始還，進三官，遷吏部員外郎。會高麗遣使來賀，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。朝論欲改稱宣問使，膚敏曰：「國家厚遇高麗久矣，今邊事方作，不可遽削其禮，失遠人心，願姑仍舊。」乃復稱接伴使。既至明州，會京師多難，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，遣還。

建炎元年，覆命，自劾矯制之罪，高宗嘉賞。遷衛尉少卿。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，許以世襲，使各堅守；陝西、山東、淮南諸路，並令增陴浚隍，徙民入城為清野計；命大臣留守汴京，車駕早幸江寧，帝頗納之。

遷起居舍人，言：「前日金人憑陵，都邑失守，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，其他皆屈節受辱，不以為恥，甚者為敵人斂金帛，索妃嬪，無所不至，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。及金人偽立叛臣，僭竊位號，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，不過一二人而已，其他皆委質求榮，不以為愧，甚者為叛臣稱功德，說符命，主推戴之議，草勸進之文，無所不為，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。今陛下踐祚之初，苟無典刑，何以立國？凡前日屈節敵人，委質偽命者，宜差第其罪，大則族，次則誅，又其次竄殛，下則斥之遠方，終身不齒，豈可猶畀祠祿，使塵班列哉？」又言：「今二帝北遷，寰宇痛心，願陛下愈自貶損，不忘服雪，卑宮室，菲飲食，惡衣服，減嬪御，斥聲樂，以至歲時上壽，春秋錫宴，一切罷之，雖饗郊廟亦不用樂。必俟兩宮還闕，然後復常，庶幾精誠昭格天地，感動人心。」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，言：「行在頗興土木之役，非所以示四方，乞罷築承慶院、昇暘宮。」又奏：「“凡黜陟自中出者，皆由三省乃得奉行，或戾祖宗成憲者，皆許執奏。」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，添差入內都知，膚敏極論罷之。

初，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，圍城中時乞致仕，高宗即位，命起之。膚敏言：「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閑退而用者。」遂寢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，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。膚敏言：「非祖宗法。」煥尋換武職，忠厚自若。俄遷膚敏中書舍人，膚敏懇奏曰：「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，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。光言：『以臣為是，則方平當罷；以臣為非，則臣當貶。今兩無所問而遷臣，臣所未諭。』臣雖不肖，願附于司馬光。」又言：「事母后莫若孝，待戚屬莫若恩，勸臣下莫若賞。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，非所謂孝，處忠厚以非分，非所謂恩，不用臣言而遷其官，非所謂賞，一舉而三失矣。」帝命宰相諭膚敏曰：「朝廷以次遷官，非因論事也。」膚敏猶不拜，居家逾月，及忠厚改承宣使，詔后族勿除從官，膚敏始拜命。又言：「中書根本之地，舍人所掌，不特演綸而已。」凡命令不合公議者，率封還之。

會膚敏知貢舉，有進士何烈對省試策，謬稱「臣」，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，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。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，為黃潛善、汪伯彥所惡，故因事斥之。

三年春，召赴行在。時帝次平江。膚敏入見，言及時事泣下，帝亦泣曰：「卿今宜知無不言，有請不以時對。」膚敏謝曰：「臣頃嘗三為陛下言，揚州非駐蹕之地，乞早幸江寧。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，宜須事定，亟還金陵。」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，帝善其言。翌日，再對，歸得疾，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。俄除刑部侍郎，未拜，謁告歸華亭就醫，許之，遷禮部侍郎。

初，膚敏久疾臥舟中，不能朝，時苗、劉之變，帝未反正，宰相朱勝非言于隆祐太后，以「膚敏稱疾坐觀成敗，無人臣節」。及卒，始明其非偽云。年四十九，特贈大中大夫。子仲英、仲傑、仲循。

劉珏

劉珏，字希范，湖州長興人。登崇寧五年進士第。初遊太學，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：「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，免所居官，在諫省斥宮掖之非，遠遷嶺表，豈逆計禍福，邀後日報哉，固欲蹈古人行也。今庶政豈盡修明，百官豈盡忠實，從臣繼去，豈盡非才，言官屢逐，豈盡有罪！信任逾曩昔而拱默不言，天下之士竊有疑焉，願有以慰塞群望。」浩得書愧謝之。宣和四年，擢監察御史，坐言事知舒州，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。

靖康初，議皇帝朝謁上皇儀，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，珏請皇帝設大小次，俟上皇御坐，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，拜於殿上，則有君之尊，有父之敬。又謂：「君于大臣或賜劍履上殿，或許子孫扶掖。皇帝朝謁，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，宰執、三衙、侍從等官扶侍於殿上。如請帝坐，即宰執等退立西隅。」遷太常少卿。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，珏言：「唐太宗、明皇皆親受父命，未嘗再行冊禮，肅宗即位于靈武，故明皇遣韋見素就冊之，宣政授傳國璽，群臣上尊號，至德宗踵行之，後世以為非。」議遂寢。

除中書舍人。陳十開端之戒曰：

「陛下即位罷御筆，止營繕，登俊乂，詘虛誕，戢內侍之權，開言者之路，命令既當，未嘗數改，任用既公，率皆稱職，賞必視功，政必核實，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。比者內降數出，三省罕有可否，此御筆之開端也。教子弟既有其所，又徹而新之，長入

祗候之班，勢若可緩，亟而成之，此營繕之開端也。河陽付之庸才，涇原委之貪吏，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。花石等濫賞，既治復止，馬忠統兵，累行累召，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。三省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，啟擬各舉所知，持不同不比之說，忘同寅協恭之議，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。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，行郡之守稱為外任監當，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。董局務者廣辟官屬，侍帷幄者分爭殿廬，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。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，或戒以不得再繳，臺諫言事失當，率責為遠小監當，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。恤民之詔累下，未可行者多，是為空文無實德，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。隨龍第賞，冠帶之工亦推恩，金兵扣闕，禮房之吏亦進秩，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。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，其端已見，杜而止之，可以馴致治平，因而循之，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。」

詹度都堂稟議，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，改命珏書行，珏言：「伐燕之役，度以書贊童貫大舉，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為言，度獨謂不應有此，遂不設備，請竄度嶺表。」詔予宮祠。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，安扶又持不可，珏言：「韓琦好水之敗，韓絳西州之敗，皆不免黜責。綱勇於報國，銳於用兵，聽用不審，數有敗衄，宜降黜以示懲戒。」綱改宮祠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，為綱遊說，提舉亳州明道宮。

建炎元年，復召為中書舍人，至泗州，上書言：「金人尚有屯河北者，萬一猖獗而南，六飛豈能無警，乞早賜行幸。西兵驍勇，宜留以為衛。西京舟船。恐金人藉以為用，並令東下。」時李綱已議營南陽，珏未知也。既至，極言南陽兵弱財單，乘輿無所取給，乞駐蹕金陵以待敵。汪伯彥、黃潛善皆主幸東南，帝遂如揚州。潛善兄潛厚除戶部尚書，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，帝遣張慤諭旨，珏論如初。詔潛厚提舉醴泉觀。

遷給事中，論內降、營繕二事曰：「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，議者以為營造浸廣，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，議者以為內降數出。蓋除授不歸中書，工役領之內侍，此人言所以籍籍也。營繕悉歸有司，中旨皆許執奏，則眾論息矣。」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，邢煥徽猷閣待制，珏封還，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，詔煥換武階。帝曰：「忠厚乃隆祐太后族，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。」珏持益堅，忠厚尋亦換武階。

遷吏部侍郎，同修國史，言：「淮甸備敵，兵食為先，今以降卒為見兵，以糴本為見糧，無一可恃，維揚城池未修，軍旅多闕，卒有不虞，何以待之？」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，帝亟如臨安，以珏為龍圖閣直學士、知宣州。俄復為吏部侍郎。

以久雨詔求言，珏疏論消天變、收人心數事，詞極激切，並陳荊、陜、江、淮守禦之略：

「願申詔大臣，悉屏細務，唯謀守禦。自京及荊、淮之郡，置大帥，屯勁兵。命沿江之守，各上措畫之方，明斥堠，設險阻，節大府之出，廣大農之入，檢察戰艦而習之，則守禦詳盡，人心安，天意回，大業昌矣。」遷吏部尚書。

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，詔珏為端明殿學士、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。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，追復故官，錄用子孫，施行未盡者，珏悉奏行之。又言常安民、張克公嘗論蔡京罪，乞厚加恩。至洪州，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，略曰：「陛下遭時艱難，躬履儉約，前冬幸淮甸，供帳弊舊，道路險狹，未嘗介意。今聞衢、信以來，除治道路，科率民丁，急如星火，廣市羊豕，備造服用，使農夫不得穫，齊民不得休，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。乞降詔悉罷。」金人攻吉州，分兵追太后，舟至太和縣，衛兵皆潰，珏奉太后退保虔州。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，珏亦上書自劾，逾嶺俟命，落職，提舉江州太平觀。延壽論不已，責授秘書少監，貶衡州。紹興元年，許自便。明年，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。卒於梧州，年五十五。官其二子。八年，追復龍圖閣學士。有《吳興集》二十卷、《集議》五卷、《兩漢蒙求》十卷。

胡舜陟

胡舜陟，字汝明，徽州績溪人。登大觀三年進士第，歷州縣官，為監察御史。奏：「御史以言為職，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，擊官邪，與殿中侍御史同。崇寧間，大臣欲便己，遂變祖宗成憲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。多事之時，以開言路為急。乞下本臺，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，以復祖宗之制。」以內艱去。

服闋，再為監察御史。奏：「河北金兵已遁，備禦尤不可不講。」欽宗即位，又言：「今結成邊患，幾傾社稷，自歸明官趙良嗣始，請戮之以快天下。」遂誅良嗣。又奏：「今邊境備禦之計，兵可練，粟可積，獨將為難得，請詔內外之臣，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。」又奏：「上殿班先臺後諫，祖宗法也，今臺臣在諫臣下，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，以臺諫雜壓為先後。」

遷侍御史。奏：「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《孝經》，讀《論語》，間日讀《爾雅》而廢《孟子》。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，孟子而已。願詔東宮官遵舊制，先讀《論語》，次讀《孟子》。」又奏：「涪陵譙定受《易》于郭雍，究極象數，逆知人事，洞曉諸葛亮八陣法，宜厚禮招之。」

高宗即位，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，帝不聽。言者論其嘗事偽廷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廬州。時淮西盜賊充斥，廬人震恐，日具舟楫為南渡計。舜陟至，修城治戰具，人心始安。

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，號「一海蝦」，至廬，舜陟乘城拒守。琪邀資糧，舜陟不與，其眾請以粟遺之，舜陟曰：「吾非有所愛，顧賊心無厭，與之則示弱，彼無能為也。」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，琪宵遁，舜陟伏兵邀擊，得其輜重而歸。

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，保舒州投子山縱剽，舜陟遣介使招降之。時丁進、李勝合兵為盜蘄、壽間，舜陟遣文舜破之。

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，舜陟使毀竹里橋，伏兵河西，伺其半渡擊敗之。又請以身守江北，以護行宮。帝壯其言，擢徽猷閣待制，充淮西制置使。范瓊自壽春渡淮，貽書責贍軍錢帛，舜陟諭以逆順，瓊乃去。

自軍興後，淮西八郡，群盜攻蹂無全城，舜陟守廬二年，按堵如故，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，充沿江都制置使。逾年，改知臨安府，復為徽猷閣待制，充京畿數路宣撫使。尋罷，遷廬、壽鎮撫使，改淮西安撫使。至廬州，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，舜陟散財發粟，流民漸歸。改知靜江府，詔措置市戰馬。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，罷之。

後十八年，復為廣西經略。以知邕州俞儉有贓，為運副呂源所按，事連舜陟，提舉太平觀。先是，舜陟與源有隙，舜陟因討郴賊，劾源沮軍事，源以書抵秦檜，訟舜陟受金盜馬，非訕朝政。檜素惡舜陟，入其說，奏遣大理寺官袁柟、燕仰之往推劾，居兩旬，辭不服，死獄中。

舜陟有惠愛，邦人聞其死，為之哭。妻江氏訴於朝，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。元英言：「舜陟受金盜馬，事涉曖昧，其得人心，雖古循吏無以過。」帝謂檜曰：「舜陟從官，又罪不至死，勘官不可不懲。」遂送柟、仰之吏部。

沈晦

沈晦，字元用，錢塘人，翰林學士沈遘孫。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，除校書郎，遷著作佐郎。金人攻汴京，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。金人再攻也，與之俱南。京城陷，邦昌偽立，請金人歸馮澥等，晦因得還，真為給事中。

高宗即位，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，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信州。帝如揚州，將召為中書舍人，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，帝曰：「頃在金營見其慷慨，士人細行，豈足為終身累邪？」不果召。知明州，移處州。

帝如會稽，移守婺州。賊成皋入寇，晦用教授孫邦策，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，大敗，晦欲斬邦，已而釋之。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，單騎往說皋，皋遂降。進徽猷閣待制。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，降集英殿修撰、提舉臨安府洞霄宮。尋復徽猷閣待制、知宣州，移知建康府。甫逾月，以御史常同論罷。

紹興四年，起知鎮江府、兩浙西路安撫使，過行在面對，言：「藩帥之兵可用。今沿江千餘里，若令鎮江、建康、太平、池、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，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，敵至，五郡以舟師守江，步兵守隘，彼難自渡。假使參渡，五郡合擊，敵雖善戰，不能一日破諸城也。若圍五郡，則兵分勢弱，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，則五郡尾而邀之，敵安敢遠去。此制稍定，三年後移江北，糧餉、器械悉自隨。」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，參用昭義步兵法，期年後，京口便成強藩。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，不果用。

劉麟入寇，世忠拒於揚州，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。趙鼎稱晦議論激昂，帝曰：「晦誠可嘉，然朕知其人言甚壯，膽志頗怯，更觀臨事，能副所言與否？」然晦不為世忠所樂，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，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。

先是，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，歲久，用為本路鈐轄羈縻之，後遁去，旁結諸峒蠻，歲出為邊患。晦選老將羅統戍邊，招誘諸酋，喻以威信，皆詣府請降，晦犒遣之，結誓而去。自是公晟孤立，不復犯邊。晦在郡，歲買馬三千匹，繼者皆不能及。進徽猷閣直學士，召赴行在，除知衢州，改潭州，提舉太平興國宮，卒。

晦膽氣過人，不能盡循法度，貧時尤甚，故累致人言。然其當官才具，亦不可掩云。

劉一止

劉一止，字行簡，湖州歸安人。七歲能屬文，試太學，有司欲舉八行，一止曰：「行者士之常。」不就。登進士第，為越州教授。參知政事李邴薦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。

紹興初，召試館職，其略曰：「事不克濟者，患在不為，不患其難，聖人不畏多難，以因難而圖事耳。如其不為，俟天命自回，人事自正，敵國自屈，盜賊自平，有是哉？」高宗稱善，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，欲驟用，執政不樂，除秘書省校書郎。考兩浙類試，以科舉方變，欲得通時務者，同列皆患無其人，一止出一卷曰：「是宜為首。」啟號乃張九成也，眾皆厭服。

遷監察御史。上疏謂：「天下之治，眾君子成之而不足，一小人敗之而有餘，君子雖眾道則孤，小人雖寡勢易蔓，不加察，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。」又言：「陛下憫宿蠹未除，頹綱未振，民困財竭，故置司講究，然未聞有所施行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，曰 『如此，將失人心』。夫所謂失人心者，必刑政之苛，賦役之多，好惡之不公，賞罰之不明；若皆無是，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，何病焉。」

時庶事草創，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，吏並緣為姦，一止曰：「法令具在，吏猶得舞文，矧一切聽其省記，所欲與則陳與例，欲奪則陳奪例，與奪在其牙頰，患可勝言哉！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，庶幾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。」從之。逾年而書成。

秦檜請置修政局，一止言：「宣王內修政事，修其外攘之政而已。今之所修，特簿書獄訟，官吏遷降，土木營建之務，未見所當急也。」又謂：「人才進用太遽，仕者或不由銓選，朝士入而不出，外官雖有異能，不見召用，非軍事而起復，皆幸門不塞之故。請選近臣曉財利者，仿劉晏法，瀕江置司以制國用，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，增重監司之選。」後多採用其言。

遷起居郎。奏事，帝迎語曰：「朕親擢也，繇六察遷二史，祖宗時有幾？」一止謝：「先朝惟張澂、李棁耳。」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，執政植私黨，無憂國心。翌日罷，主管台州崇道觀。

召為祠部郎、知袁州，改浙東路提點刑獄，為秘書少監，復除起居郎，擢中書舍人兼侍講。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，一止奏：「將以上書助和議，驟自太府丞綴從班，前此未有，臣乃與將同命，願並臣罷之。」不報。

遷給事中。徐偉達者，嘗事張邦昌為郎，得知池州，一止言：「偉達既仕偽廷，今付以郡，無以示天下。」孟忠厚乞試郡，一止言：「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為郡，他日有援例者，何以卻之？{」汪伯彥知宣州入覲，詔以元帥府舊人，特依見任執政給奉，一止言：

「伯彥誤國之罪，天下共知，以郡守而例執政，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，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。」帝皆為罷之，於凡貴近之請，雖小事亦論執不置。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：「臺當有言者，皆為劉君先矣。」

居瑣闥百餘日，繳奏不已，用事者始忌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，迎合李光，罷，提舉江州太平觀。進敷文閣待制。御史中丞何若奏：「一止朋附光，偃蹇慢上。」落職，罷祠。後八年，請老，復職，致仕。秦檜死，召至國門，以病不能拜，力辭，進直學士，致仕。卒年八十三。

一止沖淡寡欲，嘗誨其子曰：「吾平生通塞，聽于自然，唯機械不生，故方寸自有樂地。」博學無不通，為文不事纖刻，制誥坦明有體，書詔一日數十輒辦，嘗言：「訓誥者，賞善罰惡詞也，豈過情溢美、怒鄰罵坐之為哉。」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，帝歎賞，為手書之。詩自成家，呂本中、陳與義讀之曰：「語不自人間來也。」有類稿五十卷。子巒、嵁，從弟寧止。

從弟 寧止

寧止，字無虞，登宣和進士甲科，除太學錄、校書郎。建炎初，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，改兩浙轉運判官。苗傅、劉正彥之變，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、金陵，見呂頤浩、劉光世，勉以忠義，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。除左司郎官，辭。帝復位，除右司郎官、給事中。梁揚祖為發運使，寧止再疏論駁。

以添差江、淮、荊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，尋為兩浙轉運副使。錄勤王功，直龍圖閣，進秘閣修撰，主管崇道觀，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，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，進右文殿修撰。寧止言：「京口控扼大江，為浙西門戶，請分常州、江陰軍及昆山、常熟二縣隸本司，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，可以固守。」權戶部侍郎，總領三宣撫司錢糧。張浚都督諸軍，以為行府屬。除吏部侍郎，進徽猷閣直學士、知秀州，升顯謨閣，提舉太平觀，卒。

寧止有文名，慷慨喜論事。當艱難時，上疏言闕失，指切隱微，多人所難言。乞禁王安石《日錄》，復賢良方正科，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，仿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，皆其顯顯者。勤王之舉，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。寧止與一止、岑皆群從昆弟，帝嘗稱寧止忠、一止清、岑敏云。有《教忠堂類稿》十卷。

胡交修

胡交修，字已楙，常州晉陵人。登崇寧二年進士第，授泰州推官，試詞學兼茂科。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，得其文曰：「非吾所能及也。」置之首選，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。政和六年，遷太常博士、都官郎，徙祠部，遷左司官，拜起居舍人、起居郎。昭慈太后垂簾聽政，除右文殿修撰、知湖州。

建炎初，以中書舍人召，辭不至，改徽猷閣待制、提舉杭州洞霄宮。三年，復以舍人召，詔守臣津發，尋進給事中、直學士院兼侍講。入對，首論天下大勢曰：「淮南當吾膺，將士遇敵先奔，無藩籬之衛。湖、廣帶吾脅，群盜乘間竊發，有腹心之憂。江、浙肇吾基，根本久未立。秦、蜀張吾援，指臂不相救。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，選將帥，蒐補卒乘，以張國勢，撫綏疲瘵，以固國本。」

帝又出手詔，訪以弭盜保民、豐財裕國、強兵禦戎之要，交修疏言：

「昔人謂甑有麥飯，床有故絮，雖儀、秦說之不能使為盜，惟其凍餓無聊，日與死迫，然後忍以其身棄之于盜賊。陛下下寬大之詔，開其自新之路，禁苛慝之暴，豐其衣食之源，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。其不變者，黨與攜落，亦為吏士所係獲，而盜可弭，盜弭則可以保民矣。沃野千里，殘為盜區，皆吾秔稻之地。操弓矢，帶刀劍，椎牛發塚，白晝為盜，皆吾南畝之民。陛下撫而納之，反其田里，無急征暴斂，啟其不肖之心，耕桑以時，各安其業，穀帛不可勝用，而財可豐，財豐則可以裕國矣。日者翟興連西路，董平據南楚，什伍其人，為農為兵，不數年，積粟充牣，雄視一方。盜賊猶能爾，況以中興二百郡地，欲強兵以禦寇，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？」

世以為名言。

李成盜江、淮，廷議欲親征，交修謂：「群盜猖狂，天子自將，勝之則不武，不勝則貽天下笑。此將帥之責，何足以辱王師？」議遂格，盜尋遁。

周杞守常州，坐殘虐免。會大旱，帝問交修致旱之由，對以殆杞佚罰之故，乃以杞屬吏。杞疑為交修所讒，上書告其罪，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。交修無所絓，然群從多抵罪。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。

六年，召為給事中、刑部侍郎、翰林學士、知制誥兼侍讀。久之，遷刑部尚書。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，獄已上，知州事鄭強驗問，無一人當死，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。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，交修言：「若待六百人俱至，則瘐死者眾矣，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，疑則從輕。」詔皆如其言。

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，交修力陳其害，謂：「崇寧大錢覆轍可鑒，當時大臣建議，人皆附和，未幾錢分兩等，市有二價，姦民盜鑄，死徙相屬。以今交子校之大錢，無銅炭之費，無鼓鑄之勞，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，真贋莫辨，售之不疑，一觸憲網，破家壞產，以賞告捕，禍及無辜。歲月之後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，商賈不行，市井蕭條，比及悔悟，恐無及矣。」時議大舉，交修曰：「今妄言無行之徒，為迎合可喜之論，吾無以考驗其實，遽信之以舉事，豈不誤國哉？」帝覽之矍然。翌日，出其奏示大臣曰：「交修真一士之諤諤也。」

蜀帥席益既去，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，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，遂以世將為樞密直學士、四川安撫制置使。世將在蜀五年，號為名帥。

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，餉道險遠，漕舟自嘉陵江而上，春夏漲而多覆，秋冬涸而多膠。紹興初，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，調成都、潼川、利州三路夫十萬，縣官部送，徼賞爭先，十斃三四。至是交修言：「養兵所以保蜀也，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，何以保蜀？臣愚欲三月以後、九月以前，第存守關正兵，餘悉就糧他州，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，分戍者陸運可免。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，詔玠行之。

議徽宗配享功臣，交修奏：「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為相，賢譽翕然，時號『小元祐』。」從之，人大允服。

八年夏，以親老，除寶文閣學士、知信州。入辭，上欲留侍經筵，力言母老，願奉祠里中以便養。帝曰：「卿去，行復召矣。」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。九年六月召還，除兵部尚書、翰林學士兼侍講。時河南新復，交修奏；「京西、陝右取士之法，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，以待西北之士；別為號於南宮，以收五路之才。」詔令禮部討論。逾年，復請補外，除端明殿學士、知合州。卻私請，免上供以萬計，領州數月卒。

交修簡重寡言，進止有度，為文不事琢雕，坦然明白，在詞苑號為稱職。自其從祖宿、

從父宗愈至交修、世將，皆在禁林。中興以後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。交修裒次為書，號《四世絲綸集》，以侈一門之遇。至於事繼母以孝聞，撫二弟極其友愛，遇恩以次補官，若交修者，其文行之兼副者歟！

綦崇禮

綦崇禮，字叔厚，高密人，後徙濰之北海。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。崇禮幼穎邁，十歲能作邑人墓銘，父見大驚曰：「吾家積善之報，其在茲乎！」

初入太學，諸生溺于王氏新說，少能詞藝者。徽宗幸太學，崇禮出二表，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。登重和元年上舍第，調淄縣主簿，為太學正，遷博士，改宣教郎、秘書省正字，除工部員外郎，尋為起居郎、攝給事中。召試政事堂，為制誥三篇，不淹晷而就，辭翰奇偉。拜中書舍人，賜三品服，進用之速，近世所未有，高宗猶以為得之晚。

車駕如平江，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，崇禮當行詞，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，有曰：「處心不欺，養氣至大。言期寤意，引裾嘗犯于雷霆；計不顧身，去國再遷於嶺徼。群臣動色，志士傾心。」又曰：「英爽不忘，想生氣之猶在；姦諛已死，知朽骨之尚寒。」同列推重，除試尚書吏部侍郎，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，尋兼直學士院。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，其俗悍強，號難治，屬有巨寇起建州，聲撼鄰境，人心動搖，崇禮牧民禦眾，一如常日，訖盜息，環城內外按堵如故。

徙知明州，召為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。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，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，崇禮言：「祖宗以來選用儒臣，以奉講讀。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，既非舊典，且又越職，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。」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。又言：「駐蹕臨安，以浙西為根本，宜固江、淮之守，然後可以圖興復。蜀在萬里外，當召用其士夫，慰安遠人之心。」時兵革後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，崇禮再執銓法，熟於典故，討論沿革，援據該審，吏不得容其私。後有詔重刊七司條敕，崇禮所建明，悉著為令。

移兵部侍郎，仍進直學士院。御筆處分召至都堂，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。崇禮奏：「諜傳金人併兵趣川、陜，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，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。其意以謂蜀若不守，江、浙自搖，故必圖之，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。今日利害，在蜀兵之勝負。」又奏：「君之有臣，所以濟治。臣效實用，則君享其功；臣竊虛名，則君受其弊。實用之利在國，虛名之美在身。忠於國者，不計一己之毀譽，惟天下之治亂是憂；潔其身

者，不顧天下之治亂，惟一己之毀譽是恤。然效力于國，其實甚難，世未必貴；竊名於己，其為則易，且以得譽。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，是不可不察也。」

九月，御筆除翰林學士，自靖康後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。楊惟忠、邢煥以節度使致仕，告由舍人院出，崇禮言：「祖宗時，凡節鉞臣僚得謝，不以文武，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。熙寧間，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，其後繼者曾公亮、文彥博，他人豈可援以為例。」詔自今如祖宗故典。

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。時有旨重修神宗、哲宗《正史》。兵火之後，典籍散亡，崇禮奏：「《神宗實錄》墨本，元祐所修已是成書，朱本出蔡卞手，多所附會，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。《哲宗實錄》，崇寧間蔡京提舉編修，增飾語言，變亂是非，難以便據舊錄修定，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蹟參照。」又奏：「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蹟，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。」並從之。先是，藻奉詔訪求甚備，未及修纂，崇禮取而專之。

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于屏風故事，曰：「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，則千里之民安；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，則百里之民說。牧民之吏咸得其良，則治功成矣。苟能效當時之事，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，簡在帝心，則人知盡心職業。」再入翰林凡五年，所撰詔命數百篇，文簡意明，不私美，不寄怨，深得代言之體。

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。劉豫導金人入侵，揚、楚震擾，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。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，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，備禦不可不謹，密疏於朝，得便宜從事。於是繕城郭，厲甲兵，輸錢帛以犒王師，簡舟艦以扼海道，疚心夙夜，殆廢食寢。及春，帝還，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。斯年，上印綬，退居台州。卒年六十，贈左朝議大夫。

崇禮妙齡秀髮，聰敏絕人，不為崖岸斬絕之行。廉儉寡欲，獨覃心辭章，洞曉音律，酒酣氣振，長歌慷慨，議論風生，亦一時之英也。中年頓剉場屋，晚方登第，以縣主簿驟昇華要，極潤色論思之選。端方亮直，不憚強禦，秦檜罷政，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，檜深憾之。及再相，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稿，自於帝前納之，且將修怨。會崇禮已沒，故身後所得恩澤，其家畏懼不敢陳，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。樓鑰嘗敘其文，以為氣格渾然天成，一旦當書命之任，明白洞達，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。

論曰：建炎、紹興之際，網羅俊彥，布於庶職，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，其論議時政，指

陳闕失，雖或好惡多不同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，矧一止、甯止兄弟之忠清，交修、崇禮之祠翰，又有助於治化者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